8° P. Or. 544 (2

1
Universitäts-
München
Bibliothek

夫人之有身。吾親與之也。則吾之身。視親之身爲生死矣。若夫親之血氣衰老。歸于大造。孝子有痛于中是凡爲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獨具之奇窕也。至于生也不幸其親爲仇所篡。則此時此際。以至千百萬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爲無已。嗚呼痛哉痛之不已。釀成奇酸。淹枯石爛其味深長。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獨立默坐。苟獨立默坐則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慄慄焉如刀斯割。如虫斯嚙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悅耳目。娛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蒼蒼高天。茫茫厚地。無

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幾矣然吾聞死而有靈之說則奇痛尚在是死亦無益子酸抱然則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矣夫死而無我死爾亦無我幻化之謂也推幻化之謂既不願爲人又不願爲鬼並不願爲水石蓋爲水爲石猶必流石人之淚矣嗚呼蒼蒼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難也故作金瓶悔者一日含酸再曰抱阮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見作者之心其有餘痛乎則金瓶悔當名之曰奇酸誌苦孝說嗚呼孝子孝乎有苦如是

繡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一解七解空去財

豪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寶琴零落金星滅

二解下解空去色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當時歌舞人不同　化爲今日西陵灰

色箴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昔年大唐國時一箇修眞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位居紫府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呂名岩道號純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閑頭打不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以上總起四字借一呂純陽作開講意　經雖是如此說所以有後文吳神仙黃眞人潘道士也只這酒色財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爲利害怎見得他的利害假如一箇人到了那窮苦的地受盡無限凄凉和盡無端懊惱晚來摸一摸米甕苦纔隔宿之炊早晨看一看廚前爐沒半星烟火妻子饑寒一身凍冷就是

粥飯尚且艱難那討餘錢沽酒更有一種切恨處親朋反眼面目寒酸便是凌雲志氣分外消磨怎此勾與人爭氣以上反正。這一箇正是是冷起財

一朝馬死黃金盡　親者如同陌路人。財篇

到得那有錢時節揮金買笑一擲巨萬思飲酒眞箇瓊漿玉液不數那琥珀盃流要鬬氣錢可通神豈然是頤指氣使趨炎的壓脊挨肩附勢的吮癰咂痔以上正說財。眞所謂得勢壘肩來失勢掉臂去古今炎涼惡態莫甚于此者這兩等人豈不是受那財的利害處此下共作四扇股法包一股看破的財一股看破的財一股看破的色一股而上二股內乃各插入酒氣二種如蓋本意只重財色而又借酒氣串入股法生動不板也今再說那色的利害請看如今世界你說那坐懷不亂的

柳下惠閉門不納的魯男子與那柔焉達旦的閱雲長古今能有幾人三箇不怕色的人做好樣至如三妻四妾買笑追歡的又當別論還有那一種好色的人見了箇婦女畧有幾分顏色便百計千方偷寒送煖一到了着手時節只消那一番一番撮娛也全不顧親戚的名分也不想朋友的交情起初時不知用了多少濫錢費了幾遭酒食正是

三杯茶作合　兩盞色媒人　酒箇

到後來情濃事露甚有鬬狠殺傷性命不保妻孥难顧來成灰就如那石季倫潑天豪富爲緣珠命喪凶圖楚王氣槩拔山因虞姬頭懸垓下兩箇不勝色的人做友妹真所謂生死門兒我戶看得破時恐不過這樣人豈不是受那

[illegible]玉不是章法絕對時給 便如此說這財色二字從來只沒有看得破的若有 得破的又卓一句另起便見得堆金積玉鬼神材料帶不去的玉碾泥沙貫朽粟紅是皮囊內裝不盡的臭汙囊上高堂廣厦玉字瓊樓是墳山上起不得的享堂錦衣綉裙狐服貂裘是骷髏上罩不了的敗絮看破後的財七十九回已後之財也即如那妖嬈艷麗女献媚工妍看得破的却如戈鋒陣上將軍叱咤威風朱唇皓齒掩袖回眸嚇得來特便是閻羅殿前鬼判夜叉堪惡態羅剎發一灣金蓮三寸是砌墳時破土的鍬鋤枕上綢繆被中恩愛是五殿下油鍋中生活看破後的色七十九回已後之色也只有那金剛經上兩句說得好他說道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是一部大主意大結果大解脫所以有普

浮見得人生在世一年也少不得到了那結果時一件也
用不着又單一句與上隨着你舉門盪舟的神力到頭來
看破句作对少不得骨軟筋麻處陪絲着你銅山金谷的奢華正好時
一句邦又要冰消雪散爲西門假饒你閉月羞花的容貌一到
處說法了垂眉落眼人皆掩鼻而過之爲金蓮比如你淫賈隋何
而說法的機鋒若遇着齒冷唇寒吾末如之何也已爲伯爵輩說法到不
如削去六根清淨披上一領袈裟參透了空色世界打磨
穿生滅機關直超無上乘不落是非窠倒得箇清閒自在
不向火坑中翻筋斗也爲普淨正是這一箇正是是冷熱
俱無作案

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氣箴

此說爲何說此一段酒色財氣的緣故只爲當時有一

人家先前恁地富貴到後來煞甚凄涼懽諜術智一窩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箇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箇鬬寵爭强迎奸賣俏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房此一段是一部小金也正是這一箇正是天不肯使人冷熱到地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

以上一部大書總綱此四句又總綱之總綱信乎公道之純體天道以正言也記清

話說大宋嘉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有一箇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一病根性情瀟灑二病根饒有幾貫家資三病根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覆姓西門單諱一

箇慶字他父親西門達原走川廣販賣藥材就在這清河
縣前開着一箇大大的生藥舖現在着門面五間到底七
進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騾馬成羣雖算不得十分富貴
爲後得几王橫財却也是清河縣中一箇殷實的人家爲
生子加官地步奢華又照只爲這西門達員外夫婦去世的早單生這箇兒子
却又百般愛惜聽其所爲是不讀書所以這人不甚讀書
大書特書一部終日閑遊浪蕩一自父母亡後專一在外
的病根
結識花宿柳惹草拈風學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
雜道字無不通曉是他一付作業的本事頭先說明
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第一箇最相契的姓應名
伯爵人號稱應
侯應伯爵如此出法所謂未嘗者也原是開紬段舖應員外

時爭一箇兒子落了本錢跌落下來專在本司三院幫嫁食因此人都起他一箇諢名叫做應花子又會一腿好氣毬雙陸棋子件件皆通第二箇姓謝名希大字子純謝希大如此出法所乃清河衛千戶官兒應襲子孫自幼父母謝幫閒者也雙亡遊手好閒把前程丟了亦是幫閒勤兒會一手好琵琶自這兩箇與西門慶甚合得來一來二人再教下人其餘還有幾箇都是些破落戶沒名器的一箇叫做祝實念表字貢誠一箇叫做孫天化表字伯脩綽號孫寡嘴一箇叫做吳典恩乃是本縣陰陽生因事革退專一在縣前與官吏保債以此與西門慶往來順手爲放還有一箇雲參將的兄弟叫做雲理守字非去一箇叫做常峙節表字堅

初一箇叫卜志道、一箇叫做白賚光表字光湯說這白賚光、衆人中也有道他名字、取的不好聽的、他却自己解說道、不然我也改了；只爲當初取名的時節、原是一箇門館先生、說我姓白、當初有一箇甚麼故事、是白魚躍入武王舟、又說有兩句書是周有大賚于湯有光取這箇意思、所以表字就叫做光湯、我因他有這段故事也便不改了看他敘出十弟兄、雖一篇小小文章、却參差錯落、而與西門慶親疎厚薄、以及後文各人的行事、終身皆不頗言而畢見、眞化工之筆也、惟史遷可以似之、說這一千其十數人見西門慶手裡有錢、又撒漫肯使、所以都亂撮哄着他要錢飲酒、嫖賭齊行、正是、

把盞銜盃意氣深　兄兄弟弟抑打親

一朝平地風波起　此際相交纔見心

總起西門交遊

說話的這等一箇人家、生出這等一箇不肖的兒子、又搭了這等一班無益有損的朋友、隨你怎的豪富也要窮了、還有甚長進的日子、却又有一箇緣故、只爲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說謊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浸潤所以專在縣裡曾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因他排行第一人都叫他是西門大官人這西門大官人、先頭渾家陳氏早逝、身邊止生得一箇女兒、叫做西門大姐、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

敬濟爲室說西門浸潤下接手敬出大姐敬濟蓋明慮洪
者西門浸潤之譖路也因陳洪而通楊戩因楊
戩而通蔡京故大姐敬濟後報獨榮尚未過門只爲亡了渾家無人管理家
務新近又娶了本縣清河左衛吳千戶之女填房爲繼室
這吳氏年紀二十五六是八月十五生的注明
秋月小名叫做月姐後來嫁到西門慶家都順口叫他月娘邦說這月娘
兼性賢能夫主面上百依百隨二語全爲西門罵不是讚
房中也有三四箇丫鬟婦女都是西門慶收用過的伏雪娥正
蕭諸人又嘗與拘攔內李嬌兒打熱也娶在家裡做了第一
個娘子南街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丟兒包了些時也
要來家做了第三房只爲卓二姐身子瘦怯時常三病四
[illegible]上[illegible]出三房妻[illegible]
[illegible]兩[illegible]
[illegible]處邦又去[illegible]風戲月調弄人家婦女又

西門
又字
笑醉紅顏
桃花下臥
又向西隣開玳筵
牡丹開處總堪誇

鬧起西門慶

詞曰西門慶一日在家閑坐對吳月娘說道如今是九月廿五日了九月內五日起頭九月十七日桂兒死自七至五中隔七日七日來復之義西門三十三歲正月廿一日死三十三老陽廿一少陽老變少所以有孝哥也出月初三日却是我兄弟們的會期到那日也少不的要整兩席齊整酒席叫兩箇唱的姐兒自恁在咱家與兄弟們好生頑耍一日你與我料理料理吳月娘便道你也便別要說起這干人那一箇定那有良心的行貨無過每日來勾使的遊魂撞屍我看

你自搭了這起人幾時會着箇家哩逆人熟結現今卓二姐自
恁不好我勸你把那酒也少要吃了西門慶道你別的話
倒也中聽今日這些說話我却有些不耐煩聽他依你說
這些兄弟們沒有好人別的倒也罷了自我這應二哥這
一箇人本心又好又知趣着人使着他沒有一箇不依順
的做事又十分停當將後文薦引諸駿計與說諸事俱提出內有王六兒諸人在也就是
那謝子純這箇人也不失爲箇伶俐能事的好人大一句
咱如今是這等計較罷只管恁會來會去終不着箇切實
咀不如到了合期都結拜了兄弟罷明日也有箇靠傍些
吳月娘接過來道結拜兄弟也好只怕後日還是別箇靠
的你多哩若要你去靠人提傀儡兒上戲場還少一口氣

兒哩西門慶笑道咱恁長把人靠得着却不更好了咱只
等應二哥來與他說這話罷出結拜又是正說着話只見
一箇小廝兒生得眉清目秀伶俐乖覺原是西門慶貼身
伏侍的喚名玳安兒走到面前來說應二叔和謝大叔在
外見爹說話哩順手出玳安西門慶道我正說他他却兩箇就
來了一面走到廳上來只見應伯爵頭上戴一頂新盔的
玄羅帽兒身上穿一件半新不舊的天青夾縐紗褶子腳
下絲鞋厚襪坐在上首下首坐的便是姓謝的謝希大希
處處陪寫故名希大見西門慶出來一齊立起身來連忙作揖道哥
在家連日少看西門慶讓他坐下一面喚茶來吃說道你
們好人兒這幾日我心裡不耐煩不出來走跳你們逼不

來傍箇兒試問出筆不如此却如何開口伯爵向希大道何如我說哥要說哩妙純是白描却是拔重筆拿輕筆法切須學之也因對西門慶道哥你恁的是連咱自也不知道成日怎些甚麼自咱們這兩隻腳還趕不上一張嘴哩西門慶因問道你這兩日在那裡來伯爵道昨日在院中李家熙了箇孩子兒就是哥這邊二重說

婆子的姪女兒桂卿的妹子叫做桂姐兒幾時兒不見他重說

就出落的好不標緻了到明日成人的時候還不知怎的哩昨日他媽再三向我說二爹千萬尋箇好子弟收

這是哥的貨兒哩帶出桂姐西門慶道有這等去熙熙謝希大接過來道哥不信委的

大說話這是隨著伯爵至西門慶道

他家前幾日邦在那裡去來伯爵道便是前日卜
兄弟死了咱在他家幫着亂了幾日發送他出門他娘
子再三向我說叫我拜上哥承哥這裡送了香楮奠禮去
因他沒有寬轉地方兒晚夕又沒甚好酒席不好請哥坐
的甚是過不意去西門慶道便是我聞得他不好得沒多
日子就這等死了我前日承他送我一把眞金川扇兒我
正要拿甚答謝答謝不想他又做了故人既云兄弟乃于
生死時只如此冷淡殺人寫十兄弟身分如此一筆直照西門死後也謝希大便嘆了一口氣道咱
會中兄弟十人邦又少他一箇了因向伯爵說出月初三
日又是會期咱每少不得又要煩大官人這裡破費兄弟
們頑要一日哩希大說出便不及伯爵一步所以妙也西門慶使道正是我

閘纔正對房下說來咱兄弟們似這等會來會去無過只是吃酒頑耍不着一箇切實倒不如尋一箇寺院裡寫上一箇疏頭結拜做了兄弟到後日彼此扶持有箇靠傍到那日咱少不得要破些銀子買辦三牲衆兄弟也便隨多少各出些分資不是我科派你們這結拜的事各人出些也見些情分是大老官叩吻伯爵連忙道哥說的是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各自要盡自的心一齐只是俺衆人們老認尾紀生瘡兒有膿也不多便自謙寫盡西門慶笑道怪幫閒醜態

劉詮要你多來你說這話謝希大道結拜須得十箇方纔十箇妙如此方如今卜志道兄弟沒了邨教誰補結拜也

一回說道試想其沈吟爲何一箇花一咱

哥原是花太監乾兒手裡常使一般盛錢的
元當在院中走動他家後邊院子與咱家只隔着一層
壁兒我甚說得來咱不如叫小廝邀他邀去算出子應
伯爵拍着手道敢就是在院中包着吳銀兒的花子虛麼
瓶出銀兒西門慶道正是他伯爵笑道哥快叫那箇大官兒邀
他去與他往來了咱到日後敢又有一箇酒舖兒西門慶
笑道傻花子你敢害饞癆哩說着的是吃大家笑了一
回西門慶旋叫過玳安兒來說你到間壁花家去對你花
二爹說如此這般俺爹到出月初三日要結拜十兄弟敢
叫我請二爹上會哩看他怎的說你就來回我話你二爹
若不在家就對他二娘說罷巧出瓶兒此沉吟之故
他所以必拉他上會 玳安

見應諾去了、伯爵便道、到那日還在哥這里是還在寺院里好希大道咱這裡無過只兩箇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箇去處玉皇廟永福寺須記清自
金以二處作終始的柱子隨分那里去罷西門慶道這結乃俗批伏出可笑可笑
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然則道家單管結拜的事麼愚處昧不讀書那寺裡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宮與我相熟他那裡又寬敞又幽靜伯爵接過來道哥說的是敢是永福寺和尚倒和謝家嫂子相好故要薦與他去的雖隨手成趣亦映希帶講花二娘心事
大笑薦道老花子一件正事說說就放出屁來了正說笑
玳安兒轉來了、因對西門慶說道他二爹不在家
著爲要出流兒他若絕對他二爺說來二娘聽了

你西門慶將帶你二爹做兄弟那有你
說的家家事與他說又寫旋兒作得
主以照下文王期一定攛掇
你六多拜上爹四字妙絕正對沉吟又與了小的兩件茶食來了又寫
旋兒爲人西門慶對應謝二人道自這花二哥倒好箇伶
處照下
俐標緻娘子方說畢又拿一盞茶吃了二人一齊起身道
哥別了罷咱自去通知衆兄弟斜他分資來哥這裡先去
與吳道官說聲西門慶道我知道了我也不留你罷于是
一齊送出大門來應伯爵走了幾步回轉來道那日可要
叫唱的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弟兄們說說笑笑到有趣些
說畢伯爵舉手和希大一路去了須知此段文字全爲下文諂休饒舌
撚指過了四五日却是十月初一日初一日西門慶早起又起

剛在月娘房裡坐的只見一箇纔留頭的小廝兒天福也者手裡拿着箇描金退光拜匣走將進來向西門慶磕了一箇頭兒立起來站在傍邊說道俺是花家俺爹多拜上西門爹那日西門爹這邊叫大官兒請俺爹去俺爹有事出門了不曾當面領教的聞得爹這邊是初二日上會俺爹特使小的先送這些分資來說爹這邊胡亂先用着等明日爹這裡用過多少差開該俺爹多少再補過來便了西門慶拿起封錢一看上爲者分資一兩便道多了不消補的到後日叫爹莫往那去起早就要同衆爹上廟去那小廝兒應道小的知道剛待轉身被吳月娘喚住叫大丫頭玉簫在食籠裡揀了兩件蒸酥果子與他又出玉簫爲

然何以云大了頭也影出春梅因說道這是與你當茶的你到家拜上你家娘你說西門大娘說遲幾日還要請娘過去坐半日兒哩那小廝接了又磕了箇頭兒應着去了西門慶纔打發花家小廝出門只見應伯爵家應寶來着箇拜匣拭安兒引他進來見了磕了頭說道俺爹斜了衆爹們分資叫小的送來爹請收了西門慶取出來看其總八封也不折看都交與月娘道你收了到明日上廟好湊着買東西說畢打發應寶去了立起身到那邊看卓二姐剛走到坐下只見玉簫走來說道娘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怎的起先不說來隨即又到上房看見月娘攤着些吊包在面前指着笑道你看這些分子止有應二的是一錢二分八成銀子

其餘也有三分的也有五分的都是些紅的黃的倒像金子一般咱家也會沒見這銀子來收他的也污篇名不如掠還他罷又應出十兄弟身分追魂旛影之筆也西門慶道你也耐煩丟着罷咱多的也包補在乎這些說着一直往前去了又一到了次日初二日初二日西門慶稱出四兩銀子叫家人來興兒來興兒買了一口豬一口羊五六鍾金華酒和香燭紙扎雄鴨案酒之物又封了五錢銀子旋叫了大家人來保來保來保云大家夜叉俱出和玳安兒來興三箇送到玉皇廟去對你吳二娘說俺爹明日結拜兄弟要勞師父做紙疏辭晚夕念經文這裡散福煩師父與俺爹預備預備俺爹明早領

[illegible]丁卯二頓次日初三早起西門慶起
[illegible]武安兒你去請花二爹到頓這裡吃早飯一面
[illegible]去心在[illegible]
[illegible]兒一發到應二叔家叫他催催衆人玳安應
[illegible]剛請花子虛到來只見應伯爵和一班兄弟也來了
正是前頭所說的這幾個人為頭的便是應伯爵謝希大
孫天化祝實念吳典恩雲理守常時節白賽兒連西門慶
花子虛共成十箇進門來一齊簇圍作了一箇揖伯爵
這時候好去了西門慶道也等吃了早飯着便叫拿茶來
一面叫看菜兒須臾吃畢早飯又一頓文字細極西門慶換了
身衣服打選衣帽光鮮一齊逕往玉皇廟來不到數里之
遙早望見那座廟門造得甚是高峻但見

殿宇嵯峨宮墻高聳正面前起着一座墻門八字一
都粉赭色紅泥道裡邊列着三條甬道川紋四方都砌
水痕日石正殿上金碧輝煌兩廊下簷阿峻峭三清聖
祖莊嚴寶相烈中央太上老君背倚青牛居後殿
進入第二重殿後轉過一重側門却是吳道官的道院進
的門來兩下都是些瑤草琪花蒼松翠竹西門處橦頭一
看只見兩邊門楹上貼着一副對聯道
洞府無窮歲月
壺天別有乾坤
上面三間廳廳却是吳道官朝夕做作功課的所在當日
舖設處是香案上面供的是吳天金闕玉皇上帝兩邊掛

着的紫府星官倒首掛着便是馬趙溫黃四大元帥當下
吳道官却又在經堂外躬身迎接西門慶一起人進入裡
邊獻茶已罷衆人都起身四圍觀看白賽兒攜着常峙節
手兒從左邊看將過來一到馬元帥面前見這元帥威風
凜凜相貌堂堂面上畫着三隻眼睛便叫常峙節道哥這
却是怎的說如今世界開隻眼閉隻眼兒便好還經得多
出隻眼睛看人破綻哩應伯爵聽見走過來道猶兄弟他
多隻眼兒看你倒不好麼先點西門衆人笑了常峙節便指着
下首溫元帥道二哥這箇通身藍的却也古怪敢怕是虞
杞的祖宗伯爵笑着猛叫道吳先生你過來我與你說箇
笑話兒那吳道官真箇走過來聽他伯爵道一箇道家死

去見了閻王、閻王問道、你是甚麼人、道者說是道士、閻王叫判官查他果係道士、且無罪孽、這等放他還魂、只見道士轉來、路上遇着一個染坊中的博士、原認得的、那博士問道師父怎生得轉來、道者說我是道士、所以放我轉來、那博士記了、見閻王時、也說是道士、那閻王叫查他身上、只見伸出兩隻手來、是藍的、問其何故、那博士打着宣科的聲音道、曾與溫元帥搥胸伯僻輩說的衆人大笑、一面寫照、轉過右首來、見下首供着箇黃將軍威風凜凜上首又一箇黑面的、是趙元壇元帥、身邊畫着一箇大老虎、

一箇着道哥你看、這老虎難道是吃素的、隨着人不

希大聽得走過來伸着舌頭道這等一箇件當隨身
一刻也成不的我不怕他要吃我麼伯爵笑着向西門
慶道這等斷他怎地過來西門慶道却怎的說伯爵道子
純一箇要吃他的件當隨不的似我們這等七八箇要吃
你的隨你却不嚇死了你罷了總寫十兄弟說着一齊正大笑
時吳道官走過來說道官人們講這老虎只俺這清河縣
這兩日好不受這老虎的虧往來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
就是獵戶也害死了十來人西門慶問道是怎的來吳道
官道官人們還不知道不然我也不曉的只因日前一箇
小徒到滄洲橫海郡柴大官人那裡去化些錢糧整整住
了五七日纔得過來俺這清河縣近着滄洲路上有一條

景陽岡岡上新近出了一箇吊睛白額老虎、時常出來吃人客商過往好生難走必須要成羣結夥而過如今縣裡現出着五十兩賞錢要拿他、白拿來得可憐這些獵戶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哩、白賫光跳起來道、咱今日結拜了、明日就去拿他、也得些銀子使、西門慶道、你性命不值錢麼、白賫光笑道有了銀子要性命怎的、衆人齊笑起來、應伯爵道、我再說箇笑話你們聽、一箇人被虎啣了他兒子要救他、拿刀去殺那虎、這人在虎口裡叫道、兒子、你省可兒的砍、怕砍壞了虎皮、說着衆人哈哈大笑、自上面三箇至此總是爲冷遇作樣子、不是眞道官、打點些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熟結中文字、只見

又揚開

位居次排列了妳等小道書寫尊諱至此總敘衆人一齊熱結正文衆人一齊無已字虛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這還是敘齒應該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西門慶道這還是敘齒應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爵伸着舌頭道爺可不折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敘些財勢那裡好敘齒若敘齒還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有兩件不安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衆兄弟都服你第二我原叫做應二哥如今居長却又要叫應大哥了言下已反覆子虛沒用故伯爵自已先認第二坐矣倘或有兩箇人來一箇叫應二哥一箇叫應大哥我這是應應二哥應應大哥呢西門慶笑道你這協斷腸子的單有這些閑說的謝希大道哥休推了西門慶再三謙讓被花子虛應伯爵等一干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

二便是應伯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哥有錢且居第四總寫子虛不堪其餘挨次排列吳道官寫完疏紙于是點起香燭衆人依次排列吳道官伸開疏紙朗聲讀道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妙然則不過作成吳道官一次耳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虛孫天化祝實念雲理守吳典恩常峙節白賚光等是日沐手焚香請旨伏爲桃園義重衆心仰慕而敢效其風管鮑情深各姓追維而欲同其志況四海皆可兄弟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當今政和年月日虔備猪羊牲禮鸞馭金貲當即齊壇虔

現在道日功曹　本縣城隍社令道往一切神祇
冥香普同鑒察　伏念慶等生雖異日死與同時期望
之永固安樂與共顛沛相扶思締結以常新必富貴
念貧窮乃始終有所依倚情共日往以月來誼若天高
而地厚伏願自盟以後相好無尤更祈人人增有永之
年戶戶慶無疆之福凡在時中全叨覆庇謹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

吳道官讀畢衆人拜神已罷依次又在神前交拜了八拜
然後送神焚化錢紙收下福禮去不一時吳道官又早將
人把猪羊卸開雞魚菓品之類整理停當得是大碗大盤
擺下兩桌西門慶居于首席其餘依次而坐吳道官側席

相陪須臾酒過數巡來人猜枚行令耍笑喫堂不必細說
正是 只是如此便了

纔見扶桑日出　　又看曉馭臨山
醉後倩人扶去　　樹梢新月纔彎

飲酒熱鬧間只見玳安兒來附西門慶耳邊說道姐夫收
叫小的接爹來了說三娘今日發昏哩請爹早些家去西
門慶隨即立起來說道不是我搖席破座爹的我第三個
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休只見花子虛道咱與哥同路咱
兩箇一搭兒去罷伯爵道你兩箇財主的都去了丟下俺
們怎的花二哥你再坐回去西門慶道他家無人俺兩箇
一搭裡去的是省得他嫂子疑心意在斯人不覺卩玳安

兒道小的來時二娘他叫天福兒備馬來了只見一箇小
廝走近前向子虛道馬在這裡娘請爹家去哩于是二人
一齊起身獨寫二人同來同往愈覺後文不犯光甚向吳道宮致謝打攪與伯
爵等舉手道你們自在耍耍我們去也說着出門上馬去
了單留下這幾箇幫閒倒泰山不謝土的在廟流連痛飲不
題却表西門慶到家與花子虛別了進來問吳月娘卓二
姐怎的發昏來月娘道我說一箇病人在家恐怕你擔了
這起人又纏到那去了故此叫玳安兒恁地說開手卽寫月娘無禮
不通真無禮不通數人天下豈有以他人之死信口出來作戲請人之用乎且是對西門慶說其無禮不通更可恨
只是一日日覺得重來你也要在家看他的是西門慶聽
了往外邊去看連日在家守着不題熱結十弟兄已完却說光陰

過隙又早是十月初十外了十月初一日西門慶正使小
斷請太醫珍視卓二姐病症剛走到廳上只見應伯爵笑
嘻嘻走將進來西門慶與他作了揖讓他坐了伯爵道哥
嫂子病體如何西門慶道多分有些不起解不知怎的好
因問你們前日多咱時分纔散伯爵道承吳道宮再三苦
留散時也有二更多天氣咱醉的要不的倒是哥早早來
家的便益些又是前文西門慶因問道你吃了飯不曾伯爵不
肯說不曾吃因說道哥你試猜西門慶道你敢是吃了
飽了道這等猜不著雲極之筆那為西門慶笑道怪
不得吃便說不曾吃有這等張致的一面叫小廝有飯

仲謀家的事兒來與哥說要同哥去照顧看打虎安樂

這官人不肯吃飯寫出則打虎真是好看武松又真是好看分身分在一間話描出西門慶道甚麼稀罕事伯爵賞錢筆法擅用此等也

說是前日吳道宮所說的景陽岡上那隻大虫昨日被一個人一頓拳頭打死了西門慶道你又來胡說了咱不信伯爵道哥說也不信你聽着等我細說于是手舞足蹈說道活現這箇人有名有姓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先前怎的避難在柴大官人庄上後來怎的害起病來病好了又怎的要去尋他哥哥武大郎已出矣過這景陽岡來怎的遇了這虎怎的怎的破他一頓拳脚打死了一五一十說來就像是親見的一般又像這隻猛虎是他打的一般一段文字武二出來武大亦由

來而虛擬打虎傳聞打虎者色色皆到都說畢西門慶道
只是八箇怎的兩箇像是便覺可絕妙絕妙
着頭兒道既恁的咱與你吃了飯同去看來伯爵道哥不
吃罷怕快過了又作聲價可知先不吃咱們倒不如大街
上酒樓上去坐罷又作卸脫飯來非描伯爵為飯也
三人地步只兒來與兒來放卓兒西門
慶道對你娘說叫別要看飯了拿衣服來我穿須臾換了
衣服與伯爵手拉着手兒同步出來路上撞着謝希大笑
道哥們敢是來看打虎的麼又作聲價西門慶道正是謝希大
道大街上好挨擠不開哩于是一同到臨街一箇大酒樓
上坐下不一時只聽得鑼鳴鼓啊衆人都一齊瞧看十倍聲價
是好只見一對對纓鎗的鎗戶擺將過來後面便是那打
武二

正大白馬上坐着一箇壯士就是那打虎的這箇人是打虎者
西門慶看了咬着指頭道你說這等一箇人若沒有千百
勒水牛般氣力怎能勾動他一動兒是的又照應西門慶
這遍一句又使
西門慶心中服武二已出故且
也然而即脫
處又絕不苟
中有一武二也三箇飲酒許品拔下不題用不着藥引子
單表迎來的這箇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雄軀凜凜七尺以上身材濶面稜稜二十四五年紀雙
睜道豎遠望處猶如兩點明星兩手握來近覷時好似
一雙鐵碓腳尖飛起深山虎豹失精竟拳手落時窮谷
熊羆皆喪魄頭戴着一頂萬字頭巾上簪兩朵銀花身
穿着一領血胭衲襖披着一方紅錦
這人不是別人就是應伯爵所說陽谷縣的武二郎只爲

要來尋他哥子百姓裡又點題面廣下文冷不意中打死
意事都在○不意中兩出
了這箇猛虎被知縣迎請將來衆人看着他迎入縣裡都
說這時正值知縣陞堂武松下馬進去扛着大虫在廳前
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心中自忖道不恁地怎打得這
箇猛虎武松又便喚武松上廳參見畢將打虎首尾訴說
一遍兩邊官吏都癡呆了知縣在堂上賜了三杯酒將事
由衆土戶出納的賞錢五十兩賞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
託賴相公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虫非小人之力
豈敢敢受這些賞賜衆獵戶因這畜生受了相公許多召
募不就花賞給散與衆人也顯得相公恩典不知者謂
是武松

士送分武松就把這五十兩賞錢都與了衆人去了知縣見他仁德忠厚又是一條好漢有心要攛舉他道你雖是陽谷縣人氏與我這清河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我縣裡做個巡捕的都頭專在河東水西拿賊盜你意下何如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攛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與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巡捕都頭衆里長大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數日酒正要回陽谷縣去抓尋哥哥正欠不料又在清河縣做了都頭却也歡喜那時傳得東平府兩縣皆知武松之名正是

壯士英雄豪客芳　挺身直上景陽崗

醉來打死山中虎　自此聲名播四方

却說武松一日在街上閑行只見背後一箇人叫道兄弟二字刺人心肺本縣相公差舉你做了巡捕都頭怎不看顧我武松回頭見了這人不覺的

歡從額角眉邊出　喜逐歡容笑口開

這人不是別人却是武松日常間要去尋他的嫡親哥哥武大方知伯爵口中及後文兩番敘說爲此一句也却說武大自從兄弟分別之後因時遭飢饉搬移在清河縣紫石街賃房居住人見他爲人懦弱模樣獰惡起了他箇諢名叫做三寸丁谷樹皮俗語言其身上粗糙頭臉窄狹故也只因他這般軟弱村

三

大無甚生意終日挑担子出去街上賣炊餅度日不幸把
渾家故了丟下箇女孩兒年方十二歲名喚迎兒爺兒兩
箇過活那消半年光景又消折了資本積在大街坊張大
戶家臨街房居住張宅家下人見他本分常照顧他照顧
他依舊賣些炊餅閒時在舖中坐地武大無不奉承因此
張宅家人箇箇都歡喜在大戶面前一力與他說方便因
此大戶連房錢也不問武大要邮說這張大戶有萬貫家
財百間房屋年紀六旬之上身邊十男尺女皆無媽媽公
氏主家嚴厲房中並無清秀使女只因大戶時常拍胸嘆
氣道我許大年紀又無兒女雖有幾貫家財終何大用媽
媽道既然如此說我叫媒人替你賣兩箇使女早晚習學

彈唱服侍你便了大戶聽了大喜謝了媽媽過了幾時媽媽果然叫媒人來與大戶買了兩箇使女一箇叫做蓮金蓮出金一箇喚做白玉蓮玉蓮年方二八樂戶人家出身生得白淨小巧這潘金蓮邦是南門外南門外潘裁的女記清兒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纏得一雙好小腳兒所以就叫金蓮他父親死了做娘的度日不過從九歲賣在王招宣府裡王招宣須記清習學彈唱閒常又教他讀書識字他本性機變伶俐不過十二三就會描眉畫眼傳粉搽脂未品竹彈絲女工針指知書識字梳一箇纏髻兒着一身衫子做張做致喬模喬樣金蓮小傳直與西門慶開卷數語相對

的時節王招宣死了潘媽媽將出來二十歲

與張大戶家與玉蓮同時進門大戶教他習學彈唱
金蓮原自會的甚是省力金蓮學琵琶又點琵琶玉蓮學箏這兩個房歌臥王家宴余氏初時甚是檯舉二人與他金銀首飾裝束身子後日不料白玉蓮死了止落下金蓮一人長成一十八歲出落的臉襯桃花眉彎新月張大戶每要收他只碍王家婆利害不得到手一日王家宴鄰家赴席不在大戶暗把金蓮喚至房中遂收用了正是

莫訝天台相見晚　劉郎還是老劉郎

大戶自從收用金蓮之後不覺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端的那五件大戶五件病西門五件事遙遙相對然有事不愁無病也

第一腰便添疼　第二眼便添淚　第三耳便添聾

第四鼻便添湯　第五尿便添滴

自有了這幾件病後，王家婆頗知其事，與大戶嚷罵了數日，將金蓮百般苦打，大戶如道不容，却賭氣倒歸房奩要尋嫁得一箇相應的人家，大戶家下人都說武大忠厚，見無妻小，又住着它內房兒，堪可與他，這大戶早晚還要看覷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的嫁與他為妻。這武大自從娶了金蓮，大戶甚是看顧他，若武大沒本錢做炊餅，大戶私與他銀兩，武大若挑担兒出去，大戶候無人便道入房中與金蓮廝會，武大雖一時撞見，原是他的行貨，家敢聲言，朝來暮往也有多時，忽一日大戶得患陰寒病症，呼死了，金蓮起手，試手段處，王家婆察知其事，怒令

家僮將金蓮武大即時趕出武大故此遂尋了紫石街
王皇親房子賃內外兩間居住依舊賣炊餅原來這金蓮
自嫁武大兄他一味老實人物很懦甚是憎嫌常與他爭
氣報怨大戶普天世界斷生了男子何故將我嫁與這樣
箇貨每日幸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陳酒着紫處
却是雄鉅也不動奴喘的那世裡惱氣却嫁了他是好苦
也常無人處唱箇山坡羊爲証
想當初姻緣錯配奴把你當男兒漢看覷不是奴自已
誇獎他身材怎配鸞鳳對奴眞金子埋在土裡他是塊
高號銅怎與俺金色比他本是塊頑石有甚福抱着我
羊脂玉體好似糞土上長出靈芝李何隨他怎樣到底

奴心不美聽知奴是埋金磚怎比泥土基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女若自己有些顏色所禀伶俐配
箇好男子便罷了若是武大這般雖好殺也未免有幾分
帽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着的少買金偏撞不着賣金的
武大每日自挑担兒出去賣炊餅到晚方歸那婦人每日
打發武大出門只在簾子下磕瓜子兒此處已伏簾子一徑把那
一對小金蓮故露出來勾引浮浪子弟日逐在門前彈胡
琴詞撒謎語叫唱一堆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裡油似滑
的言語無般不說出來因此武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要
搬別處搬移與老婆商議婦人道賊倔鈍不曉事的你貧

相應的典上他兩間在却也氣 纔些兒受人欺侮武大
我就證有錢典房婦人道呸獨子料你是箇男子漢倒
被布不開常交老娘受氣沒有銀子把我的釵梳來辦了
纔有何難處過後有了再贖不遲 本來猶可爲善則王婆可謝也武大聽
老婆這般說當下奏了十數兩銀子典了縣門前樓上下
兩層四間房屋居住第二層是樓兩箇小小院落甚是乾
淨武大自從搬到縣西街上來賣炊餅過活此一篇清折文
字下文用不想這日四字便聯不想這日撞見自己嫡親
過捕入的這一箇丈字去妙妙
兄弟當日兄弟相見心中大喜一面邀請到家中裏至樓
上坐房裡與出金蓮來與武松相見因說道前日景陽岡
打死了大虫的便是你小叔今新亡了都頭是我一母同

兄弟逢映熟結那婦人又手便向前便道叔叔一萬福武松施禮倒身下拜婦人扶住武松道叔叔二請起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兩箇相讓了一回都平磕了頭起來少頃小女近兒拿茶二人吃了武松見婦人十分妖嬈只把頭來低看寫婦人寫武松毛髮皆動不多時武大安排酒飯款待武松說話中間武大下樓買酒菜去了丟下婦人獨自在樓上帶武松坐地看了武松身材凜凜相貌堂堂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蟲畢竟有十百觔氣力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道從又打虎上入婦人心中我固一母所生的兄弟怎生我家那云金瓶慣用此曲筆也身不滿尺的丁做三分似人七分似鬼奴那世裡遭遇這箇

家住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裡了于是一面堆下笑來問道
叔叔三你如今在那裡居住每日飯食誰人整理武松道
武二新充了都頭逐日答應上司那處住不方便胡亂在
縣前尋了箇下處每日發兩箇土兵伏侍做飯婦人道叔
叔四何不搬來家裡住省的在縣前土兵服侍做飯臉臢
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也方便些就是奴家親自
安排與叔叔吃五也乾淨武松道深謝嫂嫂婦人又道莫
不別處有婆婆可請來廝會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
人道叔叔六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八歲婦人道原
來叔叔七小長奴三歲叔叔八今番從那裡來武松道在
滄洲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舊房居住不道發在這

裡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惑善了被人欺負纔到這裡來若是叔叔九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松撒潑婦人笑道怎的顧倒說常言人無剛強安身不長奴家平生性快看不上那三打不回頭四打和身轉的武松道家兄不惹禍免得嫂嫂憂心一路純是白描勾挑二人在樓上一遞一句的說有詩爲証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娆偏逞秀儀容
包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連哄着武松在樓上說話未了只見武大買了些三某併歸家故在厨下走上樓來問道大嫂你且下來

鄰交我撇下去武松道嫂嫂請方便婦人道何不去
間壁請王乾娘來安排只是這般不見便又出王婆武大便自
去央了間壁王婆來安排端正都拿上樓來擺在卓子上
無非是些魚肉菓菜點心之類隨即盪上酒來武大叫嬸
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把酒來斟武
大餘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
甚管待請盃兒水酒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
顧上下篩酒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將上文無數叔叔字此一怎的肉菓兒也不揀一簡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
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這婦人是箇
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這婦人一片引人心那婦

人陪武松吃了幾盃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竟
他看不過只得倒低了頭又揹婦人武二一逼吃了一歇酒闌了便
起身武大道二哥沒事再吃幾盃兒去武松道生受我再
來望哥哥嫂嫂罷都送下樓來出的門外婦人便道叔叔
十二此又
一叔叔也你是必上心搬來家裡住若是不搬來俺兩口
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雖是金蓮的話却是
一同的總結試思文
不一總只顧寫下半回如何結上半
文字照顧之法全在人不能測也與我們爭口氣也是
好處武松道既是嫂嫂厚意今晚有行李便取來婦人道
叔這裡等候哩悠然
而結正是

滿前野意無人禁幾點碧桃春日閒終

俏潘娘簾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說技

詞曰

芙蓉面冰雪肌生來娉婷年已笄嬝嬝娉娉倚門餘羞花半含蓮似開還閉初見簾邊羞澀還留住金蓮再過樓頭欵接多歡喜西門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偎傍更相宜　右調孝順歌

話說當日武松來到縣前客店內收拾行李鋪蓋交土兵挑了引到哥家那婦人見了強如拾得金寶一般歡喜相讓一句旋打掃一間房與武松安頓停當武松分付土兵回去當晚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武二早起也高婦人也就

忙起來寫婦人與他燒湯淨面不使迎武松梳一統二裹
巾三出門去縣裡画卯婦人道叔叔一画了卯早些來家
吃早飯休去別處吃了武松應的去了到縣裡画卯已畢
伺候了一早辰回到家那婦人又早齊齊整整安排下飯
不使迎三口兒同吃了飯婦人雙手便捧一盃茶來遞與
武松武松道交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明日撥箇士兵
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二却怎生這般計較自家
骨肉又不服事了別人雖然有這小丫頭迎兒奴家見他
拿東拿西躡里躡斜也不靠他映出上二節妙甚就是撥了士兵
來那廝上鍋上灶不乾淨奴眼裡也看不上這等人武松
道嫂嫂休要恁地說了一段小文字寫武大混沌
殺勿俱盡有詩

武松儀表豈風流　　嫂嫂淫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　　相思常自看僉侗

話休絮煩自從武松搬來哥家裡住取些銀子出來與武大買餅做茶果請那兩邊隣舍又補隣舍都關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服那婦人堆下笑來便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賜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道謝萬福自此武松只在哥家歇宿至此一束下另發一段文字武大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承差應事不論歸遲歸早婦人頓茶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覺過意

不去那婦人時常把些言語來撥他武松是箇硬心的直漢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只見四下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後月娘掃雪亦是十一月則知掃雪一回明月娘隱惡與金蓮同也好大雪怎見得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簾瓊花片片舞前簷刻須臾當此際濡滯于猷船頃刻樓臺都壓倒江山銀色相連飛鹽撒粉漫連天當日時呂蒙正窑內嘆無錢

○○○○○○○○○○○○

○○○○○○○○○○○○

○○○○○○○○○○○○

理錢了一盆炭火看官記着是心裡自想道我今日着實
武松房裡
惹鬧他一鬧不怕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冷冷清清立在
簾兒下又點
簾子望見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
婦人推起簾子簾子迎着笑道叔叔四寒冷武松道感謝
嫂嫂掛心入得門來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將手
去接白揣武松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
子上隨即解了纏帶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袍入房內
那婦人便道奴等了一早辰叔叔五怎的不歸來吃早飯
武松道早間有一相識請我吃飯却纔又有作盃我不耐
煩一直走到家來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六向火武松道
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爱鞋挨條凳子自

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關了後門出却搬些煮熟菜蔬入房裡來放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裡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來叔叔七自吃三盃叔叔上忽加我和二字便寫得不增武松道一發等哥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叫嫂嫂費心婦人也揀一條凳子近火邊坐了卓上擺著盃盤婦人拿盞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八滿飲此盃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九飲過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

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鬢半鬆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十在縣前街上養着箇唱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你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二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是了婦人道呵呀如聞其聲你休說他那裡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一叔叔十巨請孟又漸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烘動春心那裡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攪攪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拿火筯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

拿着汪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上只一提說道、叔叔叫
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
他、十云八九分知了、此云五七分不自在、婦人見他不應、
匹手就來奪火筯口裡道、叔叔十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
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又從五
七分至
自在變到八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
九分焦燥、八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
火筯、却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盞、看着武松道、
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忽下一你字、與去叔叔二字、妙、武松匹手
奪過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把手只
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自揣
是箇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

風俗傷人倫的猪狗不謂此書內有這樣一箇男人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善惡為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面皮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伙口裡說道我自作要子不值得便當眞起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伙自往廚下去了正是

落花有意隨流水　流水無情戀落花

這婦人見拘搭武松不動反被他搶白了一場武松自在房中氣忿忿自已尋思天色却早申牌時分武大挑着擔兒大雪裡歸來推門進來放下擔兒進的裡間見婦人一雙眼哭的紅紅的便問道你和誰鬧來婦人道都是你這

（便叫。迎兒妙。）

不爭氣的、交外人來欺負我。忽將外人二字換去叔叔妙。忽將外人換外人妙。我來欺負你婦人道情知是誰爭奈武二那廝、見他大雪裡歸來、好意安排些酒飯與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使把言語來調戲我、便是迎兒眼見好伶俐、我不賴他証見。武大道、我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聲乞隣舍聽見笑話。武大聖人。武大撒了婦人、便來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做聲、尋思了半晌、一面出大門、武大叫道、二哥你那裡去也不答應、一直只顧去了。武大回到房內問婦人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往縣裡那條路去了。正不知怎的了。婦人罵道、賊

他一定叫人來搬行李不肯在這裡住却不道你留他
○○○○刺○人○心○骨○○○○○
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婦人罵道混沌魍魎他
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話你要便自和他過去我却做
不的這樣人你與了我一番休書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
裡再敢開口被這婦人倒數罵了一頓正在家前只見武
松引了箇土兵拿着條扁担逕來房裡收拾行
李便出門武大走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
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只緣我自去便了武
大那裡再敢問備細緣武松搬了出去那婦人在裡面喃
喃吶吶罵道却也好只道是親難轉債人不知道一箇兄
弟做了都頭怎的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咬嚼人正是

花木瓜空好看搬了去到謝天地且得冤家離眼睛陸了去無数名色獨以寃家結之則今後眞箇寃家了也武大見老婆這般言語不知怎的了心中反是放不下自從武松搬去縣前客店宿歇武大自依前上街賣炊餅本待要去縣前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婦人千叮萬囑分付交不要去挑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說這武松自從搬離哥家撚指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光景却說本縣知縣自從到任以來却得二年有餘轉得許多金銀要使一心腹人送上東京親眷處收寄三年任滿朝覲打點上司一來却怕路上小人須得一箇有力量的人去方好猛可想起都頭武松須得此人方了

京城內做官姓朱名勔見做殿前太尉之職要送一禮物稍封書去問安只恐途中不好行若得你去方好你休推辭辛苦回來我自重賞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辭說蒙差遣只此便去知縣大喜賞了武松三盃酒十兩路費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的言語出的縣門來到下處叫了上兵邦來街上買了一沉酒并菜蔬之類逕到武大家武大邦街上回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

（精○御○之○極○警○大○）

即多時也

交士兵去廚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思莫不這廝思想我了不然邦又回來怎的到日後我且慢慢問他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鬢換了些顏色衣服來到門前迎接武松婦人拜道叔叔不

知怎的、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交奴心裡沒理會處今日再喜得叔叔來家、沒事壞鈔做甚麼、武松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與哥哥說知不題嫂婦人道、既如此請樓上坐三箇人來到樓上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他便掇杌子打橫、土兵擺上酒、并嗄飯、一齊拿上來、武松勸哥嫂吃、婦人便把眼來睃武松武松只顧吃酒、便不低頭了寫英雄人無心處便是那樣有事處便捷然主酒至數巡武松問迎兒討副勸盃叫土兵篩一盃酒、拿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三是一月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你從來為人懦

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爲始只做五扇籠炊餅出
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家便下了簾子簾子
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
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你依我時滿飲此盃武大接了
酒道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我欲哭矣吃過了一盃武松再
斟第二盞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箇精細的人不必要
武松多說我的哥哥我哭亦不能成声矣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上
常言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
豈不聞古人云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句話一黑紅
從耳邊起須臾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罵道你這箇混沌
○好○武○氏○兄○弟○合○謀○
東西有甚言語在別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箇不帶頭巾

的男子漢叮叮噹噹响的婆娘拳頭上也立得人胧膊上走得馬不是那腥膿血捌不出來驚老娘自從嫁了武大眞箇螞蟻不敢入屋裡來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休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一堆屎尿兒一箇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既然如此我武松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過此盃那婦人一手摧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在胡梯上發話道既是你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初嫁武大時不曾聽得有甚小叔那裡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悔氣了偏撞着這許多鳥事一面哭下樓去

了正是

苦口良言諄諄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悔無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那婦人做出許多吞聲張致來武大武松吃了幾盃酒坐不住都下的樓來弟兄洒淚而別武大道兄弟去了阜阜回來和你相見痛殺人早死武松道哥哥你便不做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的盤纏兄弟自差人送與你臨行武松又分付道哥哥我的言語休一要忘了痛殺人又是此二語在家仔細門戶武大道理會得了武松辭了武大回到縣前下處收拾行裝并防身器械次日領了知縣禮物金銀駝梁討了脚程起身上路往東京去了不題以下放過武人自從兄弟武松說了去整整吃了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聲吞

氣、綵他自罵只依兄弟言語每日只做一半次賺出去養
晚便回來歇了把兒便先去除了簾子四圍關上大門却
來屋裡坐的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罵道不識時濁
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牢門關了也吃隣舍
家笑話說我家怎生禁鬼聽信你兄弟說空生着卵鳥嘴
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迫綵他笑也罷我兄弟說的是好
話不知何故省了多少且住非被婦人噪在臉上道呸濁東
西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
我只淚落之語原來武松去後武大每日
綵他我兄弟說的是金
只是晏出早歸到家便關了門那婦人氣生氣死和他合了
婦人約莫武大歸來時分先自

去收簾子了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心裡自已也暗喜在
五
上喜尋思道恁的却不好有詩爲証

愼事閑門并早歸　　眼前恩愛隔崔嵬
春心一點如絲亂　　任鎖牢籠總是虛
白駒過隙日月如梭纔見簾開臘底又早天氣回陽一日
三月春光明媚時分金蓮打扮光鮮單等武大出門就在
門前簾下簾子站立約莫將及他歸來時分便下了簾子
簾子自去房內坐的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却有一箇人從
七
簾子簾子下走過來自古沒巧不成話姻緣合當湊着婦
八
人正手裡拿着叉竿放簾子簾子忽被一陣風將叉竿刮
九
倒婦人手擎不牢不端不正却打在那人頭上一路寫簾
子至此方

不另費筆墨婦人便搶
生出簾子來六年紀生得十分淨淑
金井玉欄杆圈兒長腰
橋鞋兒清水布襪兒手
西門邦又
活跳出來越顯出張生
風風流流從簾子下去
竿打在頭上便立在
想是箇美貌妖嬈的
翠彎彎的新月的
兒清泠泠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
兒苗隆隆瓊瑤鼻
纖纖葱枝手兒一捻捻楊柳腰兒軟
花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三十五
頭上戴着纓子帽兒金玲瓏簪兒
才身穿綠羅褶兒脚下細結底陳
裡搖着洒金川扇兒金扇二現使
般龐兒潘安的貌兒可意的人兒
與箇眼色兒金蓮丟這箇人被又
子脚待要發作時回過臉來看却不
婦人但見他黑鬒鬒賽鴉鴒的髮兒
粉濃濃紅艷艷腮兒嬌滴滴銀盆臉兒

濃濃粉白肚兒窄星星尖趫脚兒肉妳妳胸兒白生生腰兒更有一件緊掀掀白鮮鮮黑裉裉正不知是甚麼東西覷不盡這婦人容貌且看他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戴着黑油油頭髮鬢一逕裡墜出香雲周圍小簪兒齊插斜戴一朵並頭花排草梳兒後押雞苗蕃柳葉眉襯着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來酥玉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又短襯湘裙礙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口兒邊搭剌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香喉下徃下看尖趫趫金蓮小脚雲頭巧緯山鴛鴦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鴛花尖坐墊風吹裙袴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

人見了竟飛覬喪賣弄殺俏寬家

那人見了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早已銷了又不敢再去了變做笑吟吟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又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說道奴家一時被風失手懷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也還喏道不妨娘子請方便却被這間壁住的賣茶王婆子看見插入王婆緊捱王婆自那人都盡眼中不見王婆妳的唱箇喏回應道小人不敢那一雙積年招花惹草慣麼風情的賊眼不離這婦人身上臨去也回頭了七八回

那婦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時冲撞娘子休怪那人白向婦人說話情理一時笑着大大的

兀的誰家大官人打這屋簷下過打的正好說話那人

純是白描方一直搖搖擺擺遊玩去了

風日晴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波轉　惹起春心不自繇

當時婦人見了那人生的風流浮浪語言甜俏更加幾分留戀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他若沒我情意時臨去也不回頭七八遍了一筆兩却在簾子下簾子下眼巴巴的看不見那箇人方纔收下簾子關上大門進房去了

數語完勾看官聽說這人你道是誰却原來正是那風情題面弄月的班頭拾翠尋香的元帥關生藥鋪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的西門大官人便是一句接入無衰只因他第二房妻卓二姐死了發送了當已字一案心中不樂出來街上閑走要

尋應伯爵到那裡去散心要子却從這武大門首經過不
想撞了這一下子在頭上却說這西門大官人自從簾下
見了那婦人一面到家尋思道好一箇雌兒怎能勾得手
猛然想起那間壁賣茶王婆子來堪可如此如此這般這
般撮合得此事成我破費幾兩銀子謝他也不值甚的子
是連飯也不吃走出街上閑遊一直逕投王婆茶坊裡
來便去裡邊水簾下上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
畜大肥喏便入西門慶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箇雌
兒是誰的娘子王婆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
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

婆道大官人怎的不認得他老公便是縣前賣熟食的西

門慶道莫不是賣蒸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敢是賣餎餎的李三娘子兒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倒是一雙西門慶道莫不是花肫膊劉小二的婆兒王婆又笑道不是若是他時又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了王婆哈哈笑道我好說大官人得知了罷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聽了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麼王婆道正是也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是好一塊羊肉怎生落在狗口裡王婆道便是這般故事自古駿馬却馱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這等合配至此束住西門慶道乾娘我少你

多少茶菓錢王婆道不多蘇他歇些時那算不妨西門慶又道你兒子王潮跟誰出去了王婆道說不的跟了一箇淮上客人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那不交他跟我那孩子倒乖覺伶俐王婆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時十分之好西門慶道待他歸來那再計較說罷作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箇時辰又踅將來王婆門首簾邊坐的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箇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味兒王婆做了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吃了將盞子放下西門慶道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得箇在屋裡又自西門慶笑道我問你這梅湯你那說做媒差了多

少王婆道老身只聽得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看這大官人作戲你宅上大娘子得知老婆子這臉上怎吃得那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見今也有幾箇身邊人在家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也不妨若是回頭人兒也好（入）即捕只是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是好時與我說成了我自重謝你王婆道生的十二分人才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自古半老佳人可共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真箇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娘子是癸亥生屬猪的交新年那

九十三歲了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扯着風臉取笑說畢西門慶笑着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恰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子底下搥子上坐下朝着武大門前只顧將眼覷望王婆道大官人吃箇和合湯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刮些王婆連忙取一鍾來與西門慶吃了坐到晚夕起身道乾娘記了帳自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繇他伏惟安置來日再請過論西門慶笑了去到家甚是寢食不安一片心只在婦人身上就是他大娘子片娘見他這等失張失致的只道為死了卓二姐的緣故倒沒做理會處當晚無話次日清晨王婆恰纔開門把眼看外時只見西門慶又早在街前來回

又補家禮諸人

是走王婆道這個子是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厮鼻子上交他舐不着那厮全討縣裡人使宜且交他來老娘手裡納些財鈔賺他幾貫風流錢使原來這開茶坊的王婆也不是守本分的便是積年通殷勤做媒婆做賣婆做牙婆又會收小的也會抱腰又善放刁端的看不出這婆子的本事來但見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唇銘全仗話三齊舌劍斐鸞孤鳳雯時間交仗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撇唆擺對解使三里門內女遮麼九畹殿中仙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背施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畧施奸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經用機關交李天王

摟定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亂性藏頭露尾瘟掇淑女害相思送暖偷寒調弄嫦娥偷漢子

這婆子正開門在茶局子裡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踅過幾遍奔入茶局子水簾下對着武大門首不在把眼只望簾子裡瞧王婆只推不看見只顧在茶局子內搧火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叫道乾娘點兩盃茶來我吃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不多時便濃濃點兩盞稠茶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子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陪你吃茶西門慶也笑了一

滿子乾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飲窩窩蛤蜊麪熱盪温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買四五十箇拿回家去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是探入口氣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良人王婆在茶局內裡冷眼張着他在門前踅過東看一看又轉西去又復一復一連走了七八遍少頃逕入茶坊裡來王婆道大官人俏俸好幾日不見面了西門慶便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一塊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且收了做茶錢王婆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多少

乾娘只顧收着婆子暗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收了到明日與老娘做房錢偏有關情點染便道老身看大官人像有些心事的一般西門慶道如何乾娘便猜得着婆子道有甚難猜處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古怪的事不知猜勾多少西門慶道我這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得着時便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身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中節大官人你將耳朵來你這兩日腳步兒勤赶趁得頻已定是記掛着間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將起來道乾娘端的智賽隋何機强陸賈不瞞乾娘說不知怎的吃他那日丈簫子時已兒了一面恰是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日夜

只是放他不下到家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哈哈笑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那一日賣了箇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只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道乾娘如何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自從三十六歲沒了老公去下這箇小廝那得過日子迎頭兒跟着人說媒次後攬人家些衣服賣又與人家抱腰收小的閑常也會做穵頭做馬百六也會針灸看病西門慶聽了笑將起來我並不知乾娘有如此手段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你好叫這雌兒會我一面王婆便呵呵笑道我自說要官人怎便認真起來你也且看下回分解

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屠殺賣茶王老母　生交巫女會襄王

定挨光王婆受賄　設圈套浪子私挑

詩曰

乍對不相識　徐思似有情
孟前交一面　花底戀雙睛
偌個驚新態　含羞問舊名
影舍今夜燭　心意幾交橫

話說西門慶央王婆一心要會那雌兒一面便道乾娘你端的與我說這件事成我便送十兩銀子與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挨光的兩箇字最難怎的是挨光光如今俗呼偷情就是了要五件事俱全方纔行的第一要

潘安的貌第二要驢大行貨第三要鄧通般有錢第四要
青春少小就要綿裡針一般軟款忍耐第五要閑工夫此
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都全了此事便獲得着未有十分
件事文字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第一
件我的貌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件我小時在三
街兩巷遊串也會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有幾貫錢
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日子第四我最忍耐他便打我
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
來得恁勤第五只在眼前一映便鮮活乾娘你自作成完
備了時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說五件事都全
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成不得西門慶道且說

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挨光最難、十分有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處我知你從來慳悋、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件打攪五件後又有一件然則前云鄧通是有錢此云使錢也有錢不使何益故此件又第一要緊也西門慶道這箇容易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大官人肯使錢時又儘一句總之王婆要緊事在此也老身有一條妙計、須交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西門慶道端的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箇月來商量又蕩開文西門慶央及道乾娘你休撒科自作成我則箇恩有重報王婆笑哈哈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這條計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强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入九着今日實對你說了罷這箇雌兒來歷

雖然微末出身、却到百伶百俐、會一手好彈唱、針指女工、百家歌曲雙陸象棋、無所不知、小名叫做金蓮、娘家姓潘、原是南門外潘裁的女兒、（畧過王招宣妙絕）賣在張大戶家學彈唱、後因大戶年老、打發出來、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與了他爲妻、這雌兒等閑不出來、老身無事常過去、與他閑坐、他有事亦來請我理會、他也叫我做乾娘、武大這兩日出門早、大官人如幹此事、便買一疋藍紬、一疋白紬、一疋白紵、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老身却走過去、問他借曆日央及他揀箇好日期、叫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揀了日期不肯與我來做、此事便休了、一箇便休他若歡

天喜地說我着你做不要我叫裁縫這光便有一分了

光我便請得他來做、就替我縫這光便二分了二分他若來做時、午間我却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吃他若說不便、當定要將去家中做此事便休了、兩箇便休他不言語吃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三分這一日你也莫來、直至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以咳嗽爲號、你在門前叫道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我買盞茶吃、我便出來請你進房裡坐吃茶他若見你、便起身來、走了歸去、難道我扯住他不成此事便休了上文兩箇此事便休了此處又添一句生動之極三箇便休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四分坐下時、我便對雌兒說道這箇便是與我衣服施主的官人虧殺他我便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針指、若是他不來覺

攬應答時此事便休了四箇他若曰中答應與你說話時
便休這光便有五分了五分光我便道却難為這位娘子與我作
成出手做虧殺你兩施主一箇出錢一箇出力不是老身
路岐相央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官人做箇主人替娘子
澆澆手你便取銀子出來央我買若是他便走時難道我
批住他此事便休了又對鎖上一句五箇便休他若不動身時事務易
成這光便有六分了六分光我却拿銀子臨出門時對他說
有勞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我終不
成阻當他此事便休了又換一句却一樣雙箇便休若是他不起
身又好了這光便有七分了七分光待我買得東西提在卓
子上便說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去且吃一盃兒酒難得這

因有十一他若

官人壞錢他不肯和你同卓吃去了此事便休了七箇光便休若是只口裡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八分光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交你買你便拿銀子又央我買酒去并菓子來配酒我把門拽上關你兩箇人在屋裡他若驀燥跑了歸去時此事便休了八箇便休他若蘇我拽上門不驀燥時這光便有九分九分只欠一分了妙在說完九分却又說出一分來了生動異常只是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便着幾句甜話兒說入去却不可燥爆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你先把袖子向桌子上拂落一雙筯下去只推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揑一揑他若鬧炒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九個便休却又

四若是他錯落不細盡致在

放這樣一句在上、妙絕十分光、却用九再也難成若是他箇便休描出面一毫不板、奇絕、妙絕、十分光了光　這十分光做完倒你怎的不做聲時、此事十分光了光

謝我。要緊西門慶聽了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煙閣乾娘接箇。端的絕品好妙計。只讓與計寫各王婆道却不你這條計。人心事如畫　婆子又了一只是他西門慶道要忘了許我那十兩銀子的心事、文人化境

便得一片橘皮吃、切莫忘了洞庭湖、這條計、乾娘幾時可行、王婆道、只今晚來、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過去問他借曆日、細細說與他、你快使人送將紬絹綿子來、休要遲了、西門慶道、乾娘這是我的事、如何敢失信、于是作別了王婆、離了茶肆、就去街上買了紬絹三疋、并十兩清水綿家來、叫了火安兒、用禮包包了、一直送入王婆家來、

王婆歡喜收下、打發小廝同去正是、

巫山雲雨幾時就。　莫負襄王築楚臺

當下王婆收了紬絹綿子、開了後門、記着後門走過武大家來、那婦人接着、走去樓上坐的、王婆道、娘子怎的這兩日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我這幾日身子不快、懶走動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曆日、借與老身看一看、要箇裁衣的日子、婦人道、乾娘、裁甚衣服、王婆道、便是因老身十病九痛、怕一時有些山高水低、我兒子又不在家、婦人道、大哥怎的一向不見、王婆道、那廝跟了箇客人、在外邊不見箇音信回來、老身日逐耽心不下、婦人道、大哥今年多少年紀、王婆道、那廝十七歲了、婦人道、怎的不與他討

箇親事與乾娘也替得手王婆道因是這等說家中沒人
待老身東樓西補的來早晚要替他尋下箇兒等那厮來
却再理會見如今老身白日黑夜只發喘咳嗽身子打磕
睡不倒的只害疼一時先要預備下送終衣服難得一
箇財主官人常在貧家吃茶但凡他宅裡看病買使女說
親見老身這般本分大小事兒無不管顧老身又布施了
老身一套送終衣料紬絹表裡俱全又有若干好綿放在
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得今年覺得好生不濟不想又
撞着閏月趁着兩日倒閑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指只推生
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苦也寫婆子眞是舌上生花那婦人

倒鬧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惟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得好處去久聞娘子好針指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箇何妨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日去交人揀了黃道好日奴便動手王婆道娘子休推老身不知你詩詞百家曲兒內字樣你不知識了多少如何交人看曆日婦人微笑道奴家自幼失學婆子道好說好說便取曆日遞與婦人婦人接在手內看了一回道明日是破日後日也不好直到外後日方是裁衣日期王婆一把手取過曆頭來掛在嘴上便道若得娘子背與老身做時就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曾央人看來說明日是箇破日老身只道裁衣日不用

破日我不忌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服正用破日便好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膽大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箇婦人道何不將過來做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又怕門首沒人婦人道既是這等說奴明日飯後過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覆了西門慶話點水不漏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辰王婆收拾房中乾淨預備下針線安排了茶水在家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着担兒自出去了又點武大百忙裡都照管到那婦人把簾兒掛了簾子還有餘波文心何分付迎兒看家從後門其用匝簾子也十二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

農濃點一盞胡桃松子泡茶與婦人吃了抹得桌子乾淨

便取出那紬絹三疋來婦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縫將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眞箇不曾見這般好針指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安排些酒食請他又下了一節麵與那婦人吃再縫一歇將欠晚來便收拾了生活自歸家去恰好武大挑担兒進門婦人拽門下了簾子簾子下三武大入屋裡看見老婆面色微紅問道你那裡來婦人應道便是間壁乾娘央我做送終衣服日中安排些酒食點心請我吃武大道你也不要吃他的纔是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甚麼便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做時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

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交你還禮時、反倒
拿了生活來家、做還與他便了正是、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夫郎愚蠢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婦人聽了武大言語、當晚無話、次日飯後、武大挑起兒出
去了王婆便踅過來相請、婦人去到他家屋裡、取出生活
來、一面縫起、王婆忙點茶來與他吃了茶、看看縫到日中、
又一日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三百文錢來、向王婆說道、乾
娘、奴和你買盞酒吃、王婆道、阿呀、那裡有這箇道理、老身
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如何交娘子倒出錢來、婆子的心

娘見外時只是哄了家去做還乾娘便了那婆子聽了當
大郎直恁地曉事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且收下這婆
子生怕打攪了事自又添錢去買好酒好食來慇懃相待
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繇你十分精細被小意兒縱十
箇九箇着了道兒又人幾句閒言文字方不死板這婆子安排了酒食點
心和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
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
過後門首後門叫道娘子老身大膽如聞其聲那婦人從樓上
應道奴却待來也兩箇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
生活來縫那婆子點茶來吃自不必說婦人看看縫到晌
午前後又一日晌午却說西門慶已不到此日打扮衣帽齊

整整身邊帶着三五兩銀子手拿着洒金川扇兒金扇子現搖搖擺擺逕往紫石街來到王婆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的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赶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原來是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入屋裡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只一拖拖進房裡來對那婦人道這箇便是與老身衣料施主官人西門慶睜眼看着那婦人雲鬟叠翠粉面生春是數日眠思夢想忽然相見的身分心事上穿白布衫兒桃紅裙子藍比甲正在房裡做衣服見西門慶過來便把頭低了這西門慶連忙向前屈身唱喏那婦人隨即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便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紬絹放在家一年有餘不曾

做得虧殺隣家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眞箇且
布機抵似針線縫的又好又好眞箇難得大官人你過來
且看一看西門慶拿起衣服來看了一面喝采口裡道這
位娘子傳得這等好針指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低頭
○二○低○頭○笑○
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故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動問這
位娘子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你猜如畫西門慶道小
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笑道大官人你請坐我對你說
了罷那西門慶與婦人對面坐下那婆子道好交大官人
得知罷你那日屋簷下走打得正好出偏襟西門慶道就是
那日在門首又竿打了我的倒不知是誰宅上娘子婦人
○○三○把○頭○低○了○一○低○笑○
分外把頭低了一低笑道描婦人心妙甚有那日故意抛打官人

休怪西門慶連忙應道小人不敢王婆道就是這位那是
間壁武大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如此小人失瞻了王婆因
望婦人說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婦人道不認得婆
子道這位官人便是本縣裡一箇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
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家有萬萬貫錢財在縣門前開生
藥舖家中錢過北斗米爛成倉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
是珠放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大象口中牙他家大
娘子也是我說的媒是吳千戶家小姐生得百伶百俐因
問大官人怎的不過貧家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家中連日
小女有人家定了不得閑來婆子道大姐有誰家定了怎
的不請老身去說媒西門慶道被東京人中萬禁軍楊提

督親家陳宅定了寫生平得意事有體面事他兒子陳敬開口便到寫盡人情也濟、纔十七歲、還上學堂、不是也請乾娘說媒、他那邊有丁箇文嫂兒來討帖兒、又出文嫂兒俺這裡、又使常在家中走的、賣翠花的薛嫂兒、又出薛嫂兒百忙中偏有此同做保山、說此親事、乾娘若肯去、到明日下小茶、我使人來請你、婆子哈哈笑道、老身哄大官人耍子、俺這媒人們、都是狗娘養下來的、他們說親時、又沒我、做我的熟飯兒、怎肯落上老身一分、常言道當行厭富行、到明日要過了門時、老身胡亂三朝五日拿上些人情去走走、討得一張半張桌面到是正經、總是以保山二字怎的好和人鬪氣兩箇一垂一句說了一回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裡假曹那婦人

便低了頭縫針線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淫蕩春心不自繇

西門慶見金蓮有幾分情意歡喜恨不得就要成雙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與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官人吃些茶旋又看着西門慶把手在臉上摸一摸西門慶已知有五分光了至五分光忽然點出則前後十分光不言皆出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巫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不來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請一者終法撞遇二者來得正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設你這兩位施主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

子在這裡官人好與老身做箇主人拿出些銀子買些酒食來與娘子澆澆孚如何一路說來純是定挨光時說過的話乃一重說出却便看者不覺其重故妙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裡有銀子在此便向茹袋裡取出來約有一兩一塊遞與王婆交備辦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口裡說着恰不動身王婆接了銀子臨出門便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我去就來那婦人道乾娘免了罷却亦不動身王婆便出門去了丟下西門慶和那婦人在屋裡這西門慶一雙眼不轉睛只看着那婦人那婆娘也把眼來偷睃西門慶又低着頭做生活寫得如火如錦不多時王婆買了見成肥鵝燒鴨熟肉鮮魚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碟盛了必竟見成東西寫婆子擺在恐怕擇開心事如畫

房裡桌子上看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吃一盃兒酒那婦人道你自陪大官人吃叔叔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一面將盤饌却擺在面前三人坐下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道乾娘相待娘子滿飲幾盃婦人謝道奴家量淺吃不得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那婦人一面接酒在手向二人各道了萬福西門慶拿起筯來說道乾娘替我勸娘子些菜兒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盪酒來西門慶道小人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婦人低頭(五〇低〇頭〇應)應道二十五歲西門慶道娘子與家下賤內同庚也是庚辰屬龍的他是八月十五日

子時婦人又回心道將天比地折殺奴家王婆便插口道好箇精細的娘子百伶百俐又不枉了做得一手好針線諸子百家雙陸象棋折牌道字皆通一筆好寫西門慶道那是那裡云討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上有許多那裡討得一箇似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在家裡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也好西門慶道休說我先妻若在時那不恁的家無主屋倒監如今身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婆子嘈道連我也忘了沒有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陳氏雖是做末出身那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我如今不幸他沒了已過三年

來今繼娶這箇賤累又常有疾病下管事家裡的勾當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嘔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我直言你先頭娘子并如今娘子也沒這大娘子這手針線這一表人物西門慶道便是房下們也沒這大娘子一般見風流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東街上住的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春我見他是路岐人不歡喜婆子又道官人你和勾欄中李嬌兒邦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見今已娶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王婆道與卓二姐邦相交得好西門慶道卓兒別要說起我也娶在家做了第三房近來得了箇細疾邦又沒了婆子道耶嚇

耶樂若有似大娘子這般中官人意的來宅上說不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說箇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便那裡有這般中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哩西門慶和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將上文一總王婆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便向茄袋內還有三四兩散銀子都與王婆說道乾娘你拿了去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起身駁那粉頭時三鍾酒下肚烘動春心又自兩箇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不起身以上只用西門婆子互相自嘈寫婦人止用五低頭兩不動身便使一篇三人如火文字眉眼皆動而結以只低了頭不動身總上一段

是好筆力又使王婆西門一遞
一唱無不眼中有一婦人也正是

眼意眉情卒未休。　姻緣相湊遇風流。
王婆貪賄無他技。　一味花言巧舌頭。